

传钱选《洗象图》真伪考辨

——兼及晚明之前对《洗象图》的认识*

王中旭

内容提要 海内外博物馆共藏有四本传为元钱选《洗象图》图像，作者通过对图像风格特征、细节变化以及题跋的研究，发现其中既有假画假跋，也有假画真跋，进而尝试判断四本传钱选《洗象图》出现的先后顺序及年代。此外，作者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晚明吴人作伪的现象和晚明之前对《洗象图》的认识。

关键词 洗象图 普贤 弘道 晚明吴人作伪

《洗象图》，又名《扫象图》，是宋元以来流行的佛画题材之一，其图像内容和意涵在流传中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。文献中记载该题材出现得较早，但是元时该题材的故事内容已不甚清晰，明清时该题材又不断演化出新的图像形式，如晚明丁云鹏、崔子忠，清乾隆、丁观鹏等对此都有所创造。与此相对应的是，图像意涵也在不断发生着新变化。根据现存实物及文献，笔者认为《洗象图》的演进大体可分为晚明之前、晚明和清代三个时期，其中晚明之前是系统研究《洗象图》形式、意涵演变的起点和基础，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画史文献语焉不详，图像、题跋真伪难辨，这些导致了学界对晚明之前《洗象图》认识的混乱。比如，《洗象图》、《扫象图》两个名称是怎样出现的，晚明之前有没有出现“普贤洗象”或“文殊洗象”的说法，晚明之前以“扫象”喻“扫相”的观点是否已经出现并成为共识^①，等等。

晚明之前的《洗象图》多已不存，存世者只有传为元钱选的《洗象图》册或卷^②，该图在晚明之前就已出现，晚明至清又不断被临仿。传钱选《洗象图》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、芝加哥美术馆和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均有收藏，以下分别称之为弗利尔本、大都会本、芝加哥本和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，四本图像大体相似，仅在细节上略有差别，书画鉴定俗称为“四胞胎”。目前论及晚明之前《洗象图》的研究，主要出自James Cahill(高居翰)、Julia Andrews和蓝御菁。高居翰在1958年的论文中就曾提到芝加哥本和弗利尔本《洗象

* 本文受国家“万人计划”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资助。

① 晚明《扫象图》题跋中，多以“扫象”喻“扫相”，扫相即要求不执着于相，即空。

② 晚明《方氏墨谱》、《顾氏画苑》收录有托名为阎立本、李公麟的《扫象图》，两图虽然是以较早的图本为底本，但是毕竟是晚明刻印，非晚明之前的实物，笔者拟在晚明《洗象图》研究的专文中论述。

图》，否认二图是钱选真迹³³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ulia Andrews在1984年的博士论文The Significance of Style and Subject Matter in the Painting of Cui Zizhong(《崔子忠绘画题材及风格的意义》)中关注了芝加哥本《洗象图》，认为是钱选原作的仿本，卷后危素跋为真，可能是钱选原本的一部分³²。台湾师范大学蓝御菁在1997年硕士论文《晚明清初的〈扫象图〉研究》中有一小节对传钱选四本《洗象图》作专门论述，作者公布了芝加哥本图像及题跋的材料，进一步考证了芝加哥本危素、妙声跋的真实性，认为二跋很可能是后人从钱选原作上割裂下来用以制作原作的仿本³³。上述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，但作者写作时未见弗利尔本、大都会本原作或获得完整图片，导致材料不全，如弗利尔本对开题跋和大都会本尾纸题跋就无人提及，对诸本的先后顺序及年代亦无明确结论，此外笔者认为Julia Andrews、蓝御菁对芝加哥本危素、妙声跋真伪的判断也存在问题。

笔者通过与弗利尔美术馆和芝加哥美术馆联系，获得了弗利尔本、芝加哥本的完整高清图像，另外也找到了大都会本、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的完整图像，由此对诸本图像、题跋进行真伪考辨和释读，判断其先后顺序及年代，进而讨论晚明吴门作伪现象和晚明之前对《洗象图》的认识。

一 宋元画史文献中的《扫象图》

现存文献最早记载《洗象图》的是北宋徽宗时期的《宣和画谱》，该书记徽宗御府藏南朝梁张僧繇，唐阎立本、孙位，及宋孙知微《扫象图》各一⁴⁴，笔者注意到，图像的名称均非后来习称的《洗象图》。上述画家中，只有孙知微离《宣和画谱》编撰的时间略近，其他人均离《宣和画谱》编撰的时代较远。在更早期如唐段成式《寺塔记》、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、宋黄休复《益州名画录》和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》等文献中，并没有《扫象图》的记载。在现存数量庞大的北朝至唐宋的佛教壁画、塑像中，也未见过类似的图像。因此笔者不得不怀疑徽宗御府藏张僧繇、阎立本、孙位《扫象图》的真实性，然而可以肯定，北宋时期已经出现有《扫象图》。

虽然《宣和画谱》中没有对《扫象图》图像的描述，但是上述画家皆被归于“道释”门下，另联系到六牙白象在南北朝以来佛教艺术中的频繁出现⁴⁵，可知在编撰者看来，《扫象图》应属于佛画。此外，《宣和画谱》记徽宗御府藏阎立本、孙位的画目中，《扫象图》和职贡题材如《职贡狮子图》、《番部博易图》等放在一起，故推测北宋《扫象图》中象侧应有番僧(又称胡僧)或番奴。

〈1〉 James Cahill(高居翰), Ch'ien Hsüan and His Figure Paintings(《钱选与他的人物画》),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XII(1958): pp. 21-27.

〈2〉 Julia Andrews, The Significance of Style and Subject Matter in the Painting of Cui Zizhong, Ph.D. Dissertation,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Berkeley, 1984, pp.202-205.

〈3〉 蓝御菁:《晚明清初的〈扫象图〉研究》页27—34, 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, 1997年。

〈4〉 (北宋)《宣和画谱》, 于安澜编:《画史丛书》(一), 页5、21、39,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 1963年。

〈5〉 如表现释迦诞生的《乘象托胎图》、以《法华经》为依据的《普贤骑象图》等。

元周密《云烟过眼录》最早提及《扫象图》的内容：“阎立本《扫象图》，宣和题，作胡僧以大帚浣水洗一黑象，傍一人以巾拭之，必有故实，奇甚。”¹其中提到传阎立本《扫象图》只绘有二人一象，构图十分简洁。同时强调该图“必有故实”，但是具体是什么故事，周密本人已不甚清楚了。

二 弗利尔本

画史文献中记载的《扫象图》已不可见，但是传张僧繇、阎立本、李公麟、钱选等的《洗象图》在明清却多有流传。其中以传钱选的图本最为多见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、芝加哥美术馆和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各藏有一本，画面尺寸大小、内容基本相同，除弗利尔本装裱成册外，其余均为手卷。

以上四本《洗象图》以弗利尔本最为精美，人物、白象造型生动，线条流畅，设色古雅。此册绢本设色，画心纵37.8、横64.7厘米[图一]。图中六牙白象左侧二人执帚扫象，里侧者扫象足，外侧者扫象背，从二人面目特征和戴耳环的特点看，应均为番奴，二人身后立一执杖番僧及水盆、水瓶。象尾一番奴左手执刷、右手执巾作擦拭状；象前另有一执锡杖的红衣番僧。画心左下署“吴兴钱选”，下钤“吴兴钱选”（朱文）、“舜举”（朱文）印。对照上海博物馆藏《浮玉山居图》，故宫博物院藏《幽居图》、《秋江待渡图》钱选款印，可知弗利尔本款印皆伪[图二：1—4、图三：1—3]。弗利尔本曾经清安岐收藏，画心右下钤“朝鲜人”（白文）、“安岐之印”（白文），左下钤“安仪周家珍藏”（朱文）印，皆真，但在安岐《墨缘汇观》中没有著录。此外，画心左下还钤有“淮阴鲍氏收藏”（朱文）印。裱边两侧有清匡源介绍安岐和钱选的题跋，其中左侧题跋提到“尝见龙眼有《文殊洗象图》，此又稍作变化耳”，下钤“匡源私印”（白文）印。

弗利尔本曾经清庞莱臣《虚斋名画录》著录²，提到对开有周密、徐有贞题跋，二跋未曾见发表，笔者通过与弗利尔美术馆联系，获得清晰图片。弗利尔本对开题跋由两张纸拼接而成，右侧为周密款题跋[图四]：“人物不难于工致缜密而难于流动活泼，设色不难于艳丽雕刻而难于清雅不俗，钱君此作盖兼得之矣。汝南周密识。”下钤“周公董父”（朱文）印。故宫博物院藏有姜夔、周密等十五家楷行草书《保母帖题跋》卷，周密行楷书结字方正严谨，笔法沉静古雅，此开行书题跋略显粗率，字形有欹侧之姿，系伪³。

左侧徐有贞款跋曰：“余曩岁见唐人周昉有《文殊洗象图》，最为高古，近复从王中丞斋头得见钱玉潭此卷，精妙不减周昉，而文雅殆欲过之。每一展阅，未有不令人击节叹赏者也。东海徐有贞。”侧钤“赐归老人”（白文）、“南州武功伯家藏之宝”（朱文）印⁴。故宫博物院藏有徐有贞《行书别后帖》页、《致启南》札（明人《尺

1 元周密：《云烟过眼录》卷下，黄宾虹、邓实编：《美术丛书》二集第二辑，页86，浙江美术出版社，2013年。

2 清庞莱臣：《虚斋名画录》卷一一，卢辅圣主编：《中国书画全书》第17册，页695，上海书画出版社，2009年。

3 周密《云烟过眼录》记阎立本《扫象图》时对该题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，认为“必有故实，奇甚”，弗利尔本此跋全述风格，毫不涉及题材，从内容来看也不像是出自周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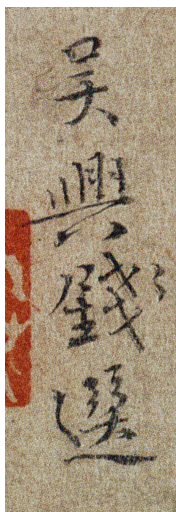
4 徐有贞（1407—1472），初名理，字元玉，号天全，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，因谋划英宗复辟，封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，是祝允明的外公。

〔图一〕(传)钱选《洗象图》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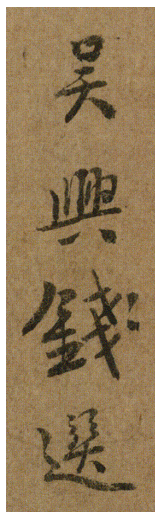
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
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提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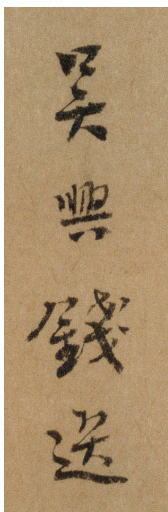
〔图二〕《浮玉山居图》《幽居图》《秋江待渡图》《洗象图》(弗利尔本)钱选署款笔迹对比



1《浮玉山居图》“吴兴钱选”笔迹
上海博物馆藏



2《幽居图》“吴兴钱选”笔迹
故宫博物院藏



3《秋江待渡图》“吴兴钱选”笔迹
故宫博物院藏



4《洗象图》(弗利尔本)
“吴兴钱选”笔迹

牋》册之一)，另赵孟頫行书《酒德颂》卷后也有徐有贞题跋，其书体瘦劲挺拔，下笔尖峭有力，粗细变化明显，间露章草遗意，傅申称其书法“融合了怀素的草书结构和欧阳询的笔法”^①〔图五：1—2〕。

此开题跋字迹潦草，法度不严，在书法风格及品质上均与徐有贞书法有一定差距，系伪。

徐有贞款跋称曾见唐周昉《文殊洗象图》，周昉系伪款无疑，而《文殊洗象图》的叫法亦有明显疏漏：

第一，弗利尔本《洗象图》中没有出现菩萨，因此并不存在菩萨洗象的问题。

芝加哥本危素款跋称该图为《普贤洗象图》，误认为图中出现有普贤菩萨，其后方濬颐同治七年(1868)先后两次题跋，第一次题跋认为画右执杖者为胡僧，第二次题跋称“拟改为普贤导于前，据危太朴(即危素)跋易之较为典雅耳”，认为画石持杖者应改为普贤。但从此人外貌特征看应为番僧而非菩萨，只有到了晚明菩萨才多借用罗汉或僧人的形象。

第二，即使晚明出现了菩萨洗象，主角也应为普贤而非文殊。晚明丁云鹏、崔子忠的《洗象图》中出现了菩萨形象，从佛经义理上讲，此菩萨应为普贤。因为六牙白象是普贤的坐骑，在法华信仰的推动下，普贤

〔图三〕《幽居图》《秋江待渡图》《洗象图》(弗利尔本)“舜举”印对比



1《幽居图》“舜举”印
故宫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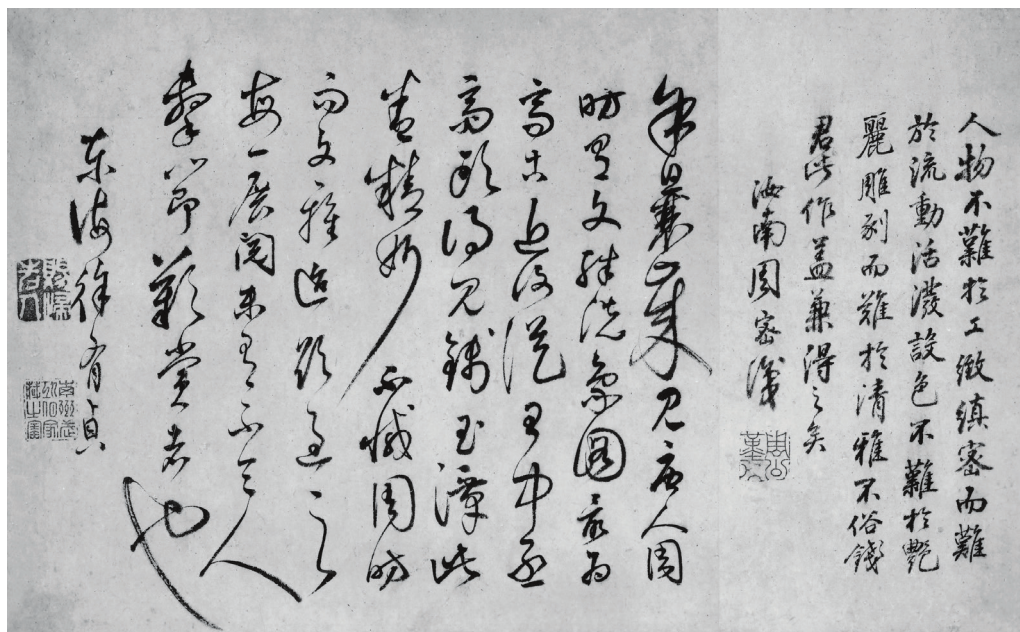
2《秋江待渡图》“舜举”印
故宫博物院藏



3《洗象图》(弗利尔本)“舜举”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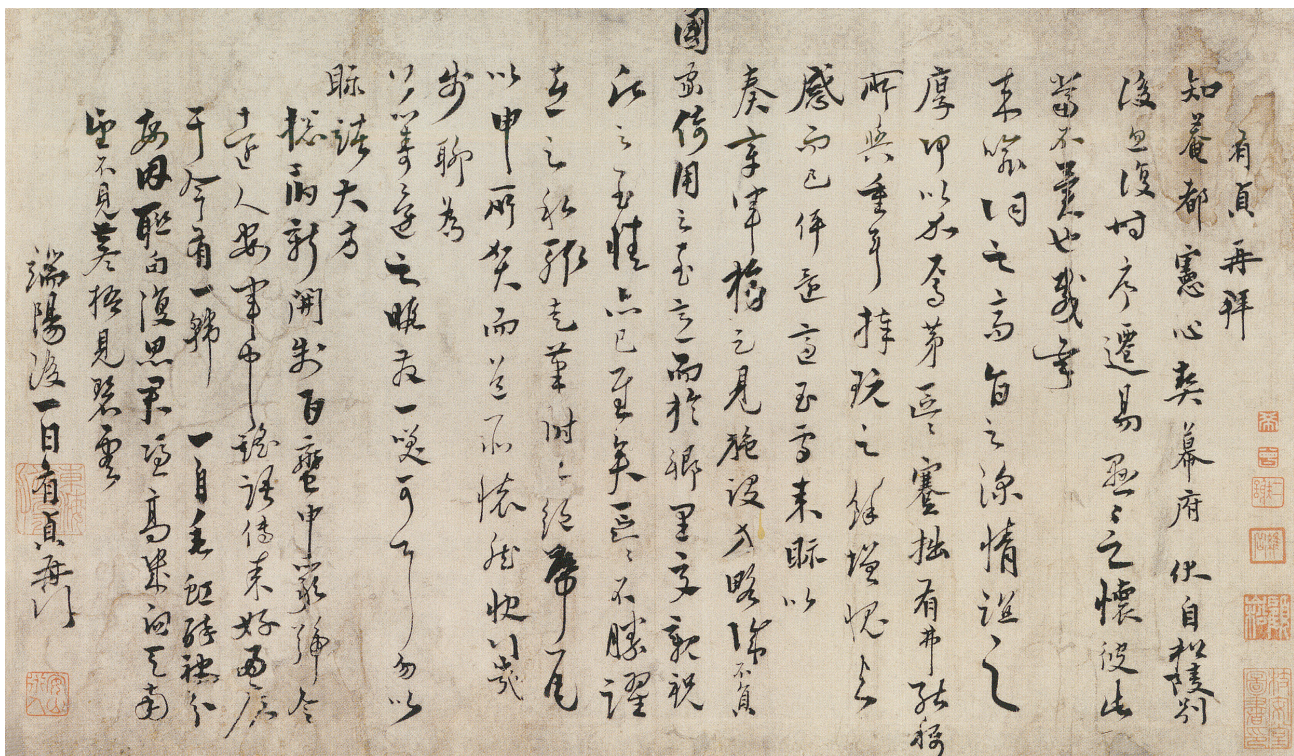
〔图四〕《洗象图》册对开周密、徐有贞款题跋

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
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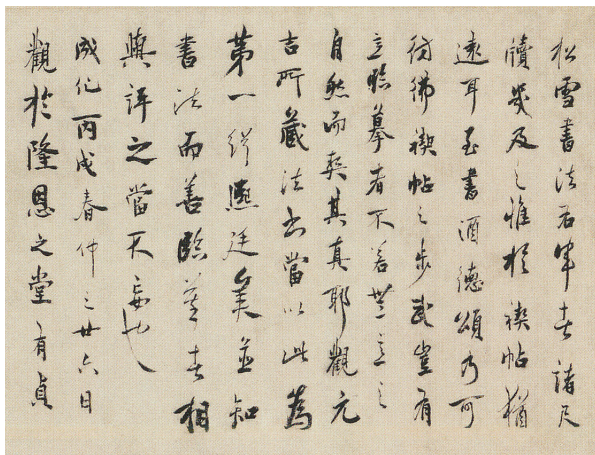


① 傅申(葛鸿桢译):《海外书迹研究》页90,故宫出版社,2013年。

〔图五:1〕明徐有贞《别后帖》页
故宫博物院藏



〔图五:2〕元赵孟頫《酒德颂》尾纸 徐有贞题跋
故宫博物院藏



骑象自北魏起就形成了稳定的图像样式^①，一直到西夏敦煌榆林窟第3窟中还出现有以骑象普贤为主体的《降灵普贤像》^②，而文殊的坐骑自南北朝以来一直都是青毛狮子。笔者发现确切的明代文献中，只有明末《吹万禅师语录》中出现一例“《文殊扫象图》”^③，或是受到图像伪题(如徐有贞伪题)的影响。

三 大都会本

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《洗象图》卷为绢本

① 参见王中旭：《阴嘉政窟：敦煌吐蕃时期的家窟艺术与望族信仰》第三章第二节“《<文殊、普贤并侍从图>的形成与法华、华严信仰》”，页232—245，民族出版社，2014年。

② 参见王中旭：《故宫博物院藏〈维摩演教图〉的图本样式研究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13年第1期，页112。

③ 《嘉兴藏》第29册，页509上栏。

〔图六〕(传)钱选《洗象图》卷

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
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提供



设色〔图六〕，画心纵34、横57.2厘米，构图与弗利尔本基本雷同，仅在一些细节上有变化〔图七〕。大都会本画心左下署“吴兴钱选画”，明显伪；本幅钤有“桧堂书画私印”（朱文）、“贲禹袁氏石根家藏”（朱文）、“□（陶？）灏”（朱文）印；引首清雍正六年（1728，戊申）袁灏行书“诗心雪意”。卷尾有明弘道、昙隍、文徵明及清袁灏题跋。弘道题跋曰：

象图

雪山白象白于雪，清净何劳更洗刷。大士宏开妙行门，愿海汪洋致其洁。七支拄地行如风，华藏重重恣超越。截流渡河深到底，马兔何由共途辙。峨眉高居银色界，影落平羌半江月。我观是图思古人，虎头独得夸三绝。

遍吉馭白象，表静行也。大士以愿行，摄机杂华。诸经所载，斑斑可考也。吴兴钱舜举画《洗象图》，极其神妙。竺芳长老持以见示，为题其后云。

洪武廿又一年戊辰冬十月中吴沙门弘道书于京都长干之西斋。

下钤“好翁”（朱文）、“白云堂书印”（朱文）。弘道（1315—1392），字竺隐，别号存翁，姑苏（今江苏苏州）人，洪武初住杭州慈感寺，兼领杭郡都纲，后转僧录司左善世。故宫博物院藏钱选《西湖吟趣图》卷、辽宁省博物馆藏赵孟頫《饮马图》卷尾纸均有弘道跋，尤其是前者弘道题跋，时间为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，壬申），比跋大都会本晚四年，二跋字形结构、体势相似，可知大都会本弘道跋为真〔图八：1—3〕。弘道题跋诗文以象之雪白为切入点，提出象既清净何需再洗的疑问。普贤菩萨以十大愿行著称^{〔1〕}，因普贤愿行既深且广，犹如浩瀚无际之大海，故又称“愿海”，跋中提到愿海汪洋而致象身洁白。七支是指象之四足、首、阴及尾，华藏指毗卢遮那佛之莲华藏世界，因普贤、文殊是毗卢遮那佛的两大胁侍菩萨，故这里说华藏重重任凭超越。“截流渡河

〔1〕 《普贤菩萨行愿王经》述普贤十大行愿包括：礼敬诸佛、称赞如来、广修供养、忏悔业障、随喜功德、请转法轮、请佛住世、常随佛学、恒顺众生及普皆回向。该经收录于《大藏经》第85册。

【图七】(传)钱选《洗象图》卷画心
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



深到底，马兔何由共途辙”涉及到“三兽渡河”的譬喻：声闻、缘觉、菩萨所证有深浅，犹如兔、马、象三兽之渡河，兔浮水上，马及半，象则彻底截流。中国佛教认为峨眉山为普贤菩萨居止地，平羌江位于峨眉山东北，因此与象发生联系。虎头为东晋顾恺之小字，弘道将该图作者与顾恺之并提，用来称赞该画。弘道在跋尾提到自己是受竺芳长老之请而题。通过对诗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下三点：

第一，诗文没有提及洗象故事，而是直接围绕“洗象”和“象”的主题进行议论，表明和周密一样，弘道也不清楚洗象究竟指涉何种故事。

第二，“峨眉高居银色界”、“遍吉(笔者注，即普贤)驭白象”都暗示了白象是普贤的坐骑，但是弘道称此画为《象图》、《洗象图》，诗文中也没有提到“普贤洗象”，说明弘道叙述严谨，并没有认为画中出现了普贤。

第三，诗文中虽然没有直接将“洗象”和“洗相”联系起来，但有对“空”的暗示。隋智页解释“三兽渡河”说：“三兽喻三人，水喻即空，底喻不空，二乘智少，不能深求，喻如兔马；菩萨智深，喻如大象。水软喻空，同见于空不见不空，底喻实相菩萨独到。智者见空及与不空。”^①水喻空，兔、马涉水未触底喻见空不见不

① (隋)智页：《妙法莲华经玄义》卷八，《大正藏》第33册，页781下栏。

空，不见不空即不到实相，象涉水触底喻菩萨见空且独到实相。弘道为明初高僧，对天台智者大师智顛的解释必然了熟于胸，诗文称“截流渡河深到底”，即暗示菩萨见空且独到实相，与开头“清净何劳再洗刷”相呼应。“清净何劳再洗刷”从表面上看是说不要执着于洗象，实际上暗示的应是不执着于空。

昙隍题跋曰〔图九〕：

稽首普贤真大士，愿海宏深知莫测。誓度群迷拔有流，万行周圆妙严飭。善摄超诸方便门，刹尘遍入无穷极。变现身出毛孔香，法界熏闻百千亿。游戏亲乘白象王，无染示同纯一色。灵山赞化释迦尊，演扬清净成十力。伟哉钱氏古画师，幻理丹青状殊特。锦幪新卸上方回，微汗初干来浣涤。肉山磊魄雪毛茸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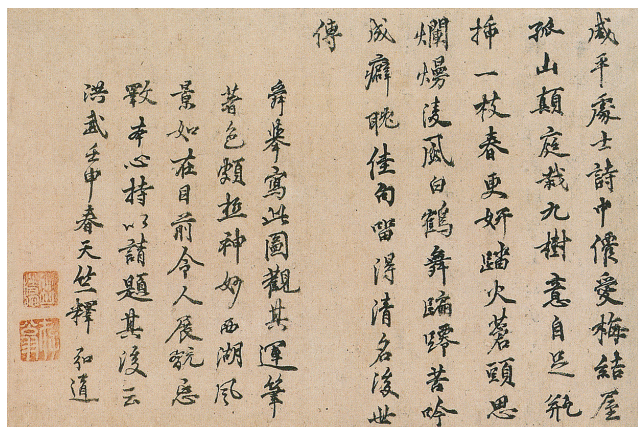
指顾奚奴轻拂拭。飞龙蹴踏见雄姿，渡河兔马那能识。善来居士号如心，珍袭此图窥圣迹。自非力建精进幢，法王大宝何由得。我今赞述妙言词，礼敬十方诚靡忒。愿同一切诸有情，如是常称佛功德。

如心居士宝藏此卷久矣，今出示于予，求志一言，余嘉其诚谨，述长偈赞之如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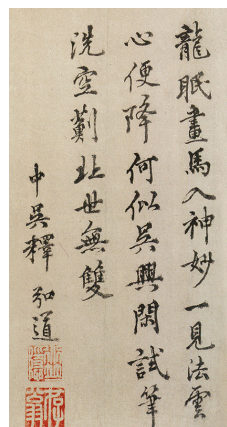
前大芦退牧道人四明昙隍。

抬头钤“物我一妙”（朱文）印，署款侧钤“沙门昙隍”（朱文）、“声外”（朱文）印。昙隍，法住字，字声外，四明（今浙江宁波）人，明初僧人，承蒲庵来复法印。虽然笔者尚未发现可资比对的昙隍书迹，但该卷书法体势自然、清逸，法度谨严，且时间与弘道跋相距不远，应为真迹。昙隍题诗较长，语言朴实，相对容易理解，从内容上看分为三个部分：第一部分围绕普贤展开，愿海宏深、万行周圆是从普贤愿、行两方面进行论述，愿即誓愿、发愿，行即实践、修行，然后赞美了普贤的方便法门、神通变现、赞化释迦、骑乘白象；第二部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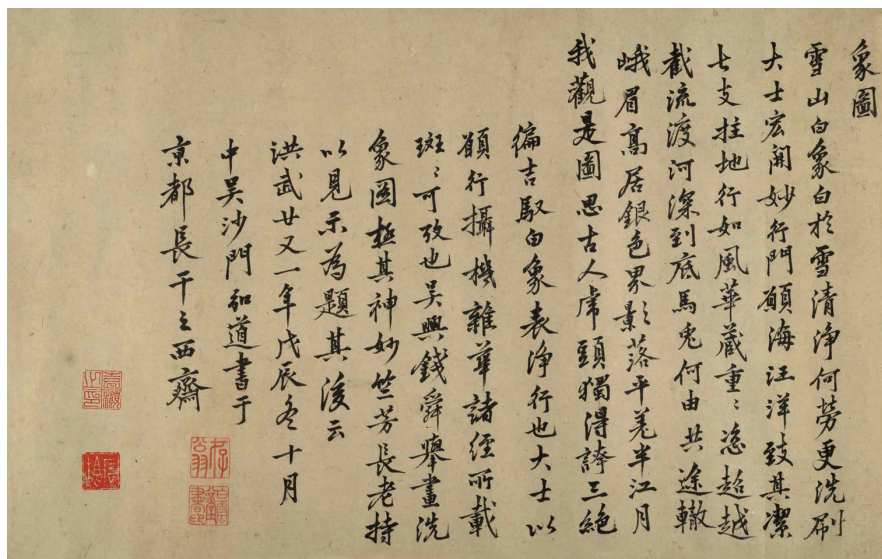
〔图八〕《西湖吟趣图》《饮马图》《洗象图》（大都会本）尾纸弘道跋对比



〔图八:1〕钱选《西湖吟趣图》尾纸弘道跋 故宫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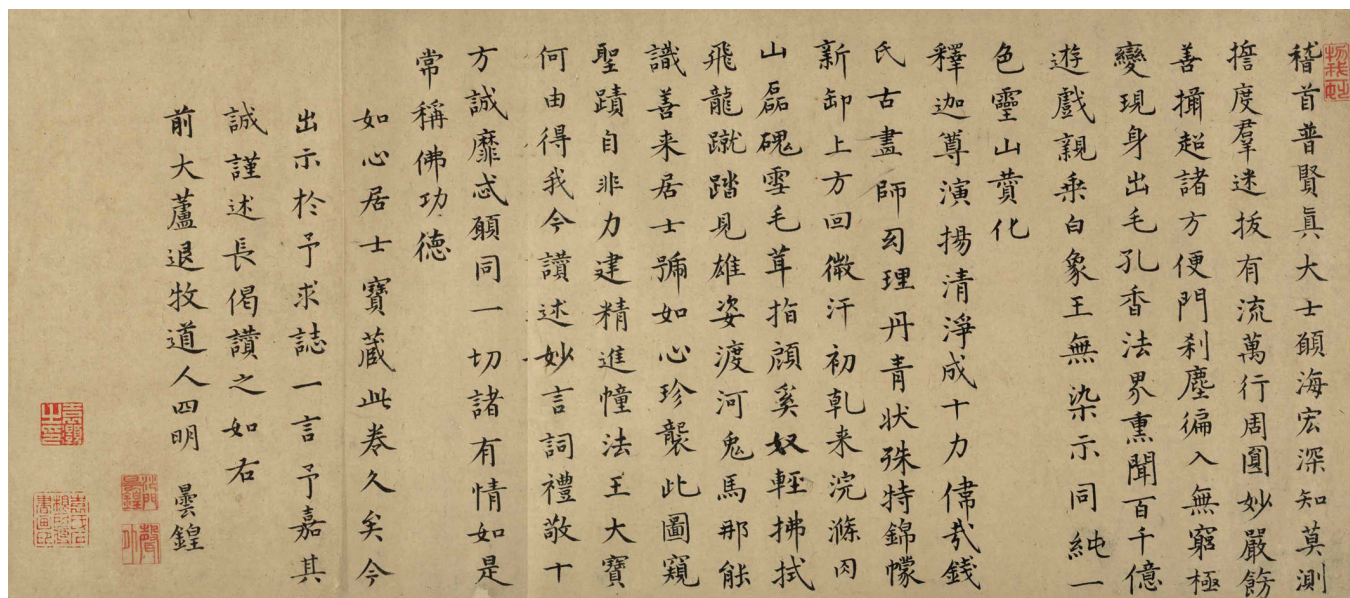


〔图八:2〕赵孟頫《饮马图》尾纸弘道跋 辽宁省博物馆藏



〔图八:3〕《洗象图》（大都会本）尾纸弘道跋

〔图九〕《洗象图》(大都会本)尾纸县隍题跋



围绕画进行论述，提到了古画师钱氏（即钱选）、白象微汗初干、奚奴洗象，然后借用了三兽渡河的譬喻，赞美白象的雄姿；第三部分论述题跋缘由，此时画已归如心居士，县隍受如心居士之请而题跋，以发愿称佛功德结束。

县隍题诗接续弘道而作，诗中也没有提到洗象的故事源于何处，而是主要对普贤及画本身的赞颂。虽然同样借用了三兽渡河的譬喻，但是县隍仅赞美白象飞龙蹴踏的雄姿，未见有“空”的暗示。因图像为伪，笔者后文判断该图临仿年代晚于明初，故弘道、县隍跋应系从元《洗象图》真本中移来。

清卞永誉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卷三四记“宋李伯时《扫象图》，对开有县隍款跋，题跋内容除将“伟哉钱氏古画师”换为“伟哉李氏古画师”外，其余文字全同，该画后入清宫，《秘殿珠林》（初编）有著录，现不知藏于何处，此跋明显系据大都会本伪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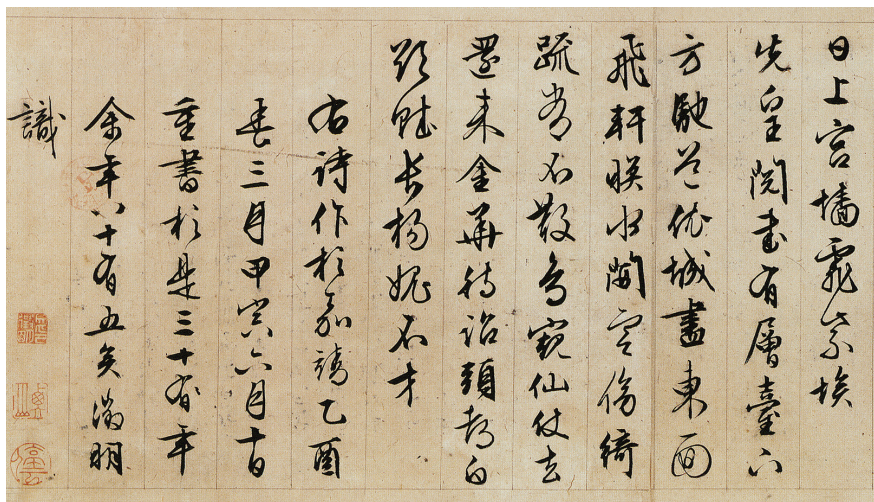
文徵明跋曰：

右吴兴钱舜举所绘《洗象图》，乃吴江史溪洋家藏珍玩，真人间奇货也。舜举且兼善山水花木翎毛，尤工诗翰，深得郑虔之三绝处。余少时曾阅兹卷，已不及见四十余年矣。今复得友人携来相视，欣羨之余，辄题其后，余亦闾立本之视张繇也。观者勿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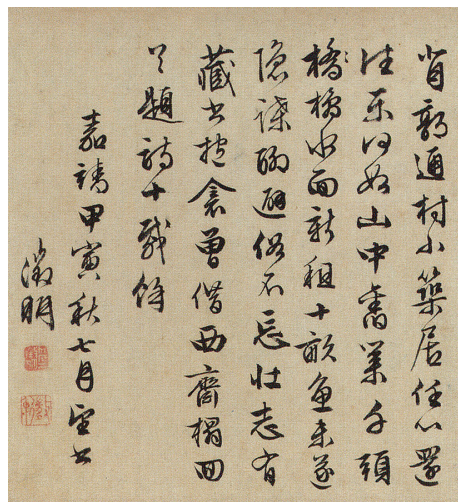
嘉靖丙辰六月既望书于玉磬山房。徵明。

抬头钤“停云”（朱文）印，署款下钤“文徵明印”（白文）印，“衡山”（朱文）印。嘉靖丙辰即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），文徵明时年八十七岁，该题跋书法苍劲道媚，结体严整，系从王羲之、赵孟頫笔意中变化融合而出，与文徵明八十五岁行书《西苑诗》卷（故宫博物院藏）、题《林泉雅适图》七言长句（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藏）风格相似，为文徵明晚年行书面貌〔图十：1—3〕。跋中称该卷“真人间奇货”，并且运用了“闾立本之视张（僧）”

〔图十〕《西苑诗》、《题〈林泉雅适图〉七言长句》、《洗象图》（大都会本）文徵明笔迹比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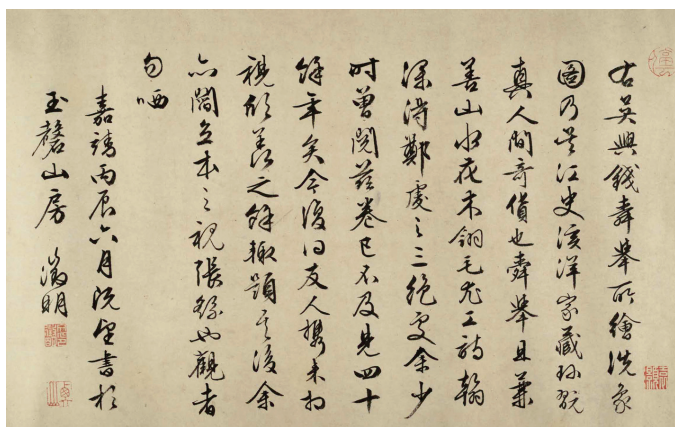


〔图十:1〕《西苑诗》卷(局部)
故宫博物院藏



〔图十:2〕《题〈林泉雅适图〉七言长句》
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吴浦芬、董文娥、谭怡令编:《明四大家特展——
文徵明》,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,2014年,图版26

繇”的典故¹⁾。《洗象图》故事来源不清,图式之奇妙自不待言,但是大都会本显然不能承受文徵明的如此赞誉,因此笔者怀疑与前弘道、昙隍跋一样,此跋亦是别处挪来。跋中称“少时曾阅兹卷,已不及见四十余年矣”,按此推算,文徵明应是四十五、六岁时见过该卷。文徵明题跋该卷时,已归吴江史溪洋家。大都会本卷尾尚有清袁灏跋,袁灏自称是康熙五十七年(1718,戊戌)“客闽藩幕中得购”。



〔图十:3〕《洗象图》(大都会本)尾纸文徵明跋

四 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

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藏《洗象图》卷为纸本设色,纵36、横79厘米,构图与弗利尔本、大都会本相似,尤其是与大都会本接近〔图十一〕。本幅左侧有钱选款题跋,曰〔图十二〕:

文殊普贤,法出一途。或驾狮象,有何所俱。洗尔尘障,得见真如。唐人形容,流传此图。物则有相,吾心则空(笔者注:“空”字侧有两点,表示删除)无。
吴兴钱选舜举画并赞。

侧钤“舜举”(朱文)、“舜举印章”(白文)、“钱选之印”(白文)印,画心右上钤“舜举”(朱文)印,右下钤“翰墨游戏”

¹⁾ 北宋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·故事拾遗》“阎立本”条记,阎立本至荆州观张僧繇旧迹,曰定虚得名,明日再去,曰犹是近代佳手,第三日又去,留宿其下数日不能去。文徵明两次看到该画,前后相隔四十余年,故借用阎立本之视张僧繇的典故称赞该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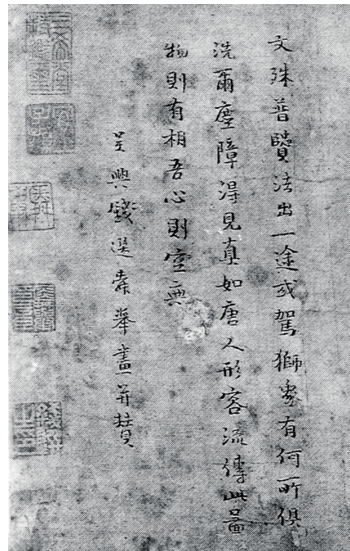
〔图十一〕(传)钱选《洗象图》卷

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编辑委员会编:《故宫书画图录》第16册,页423,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,1997年



〔图十二〕《洗象图》卷钱选题跋及印

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

(朱文)印。钱选题款、印皆伪。该图另钤“乾隆御览之宝”(朱文)、“秘殿珠林”(朱文)、“乾隆鉴赏”(白文)、“三希堂精鉴玺”(朱文)、“宜子孙”(白文)印。该图在《秘殿珠林》中未见著录,《盛京故宫书画录》、《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》有著录。

五 芝加哥本

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《洗象图》卷为纸本设色,纵36.5、横68.6厘米〔图十三〕。构图与前述诸本大体相似,尤与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接近,同时也有细节上的变化〔图十四〕。笔者认为有两处变化是不合适的:第一,弗利尔本、大都会本、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中番僧的白色披发和后脑勺的衔接是自然的,发根出肉交代得比较清楚,而芝加哥本中脑后披发和头皮之间的衔接交待得不清楚;第二,弗利尔本、大都会本图中披发番僧长衫下露出红色右履,履头翘起,为云履,而芝加哥本中番僧右履为方盒形,不仅形状不对,并且由于过短而比例失调。

芝加哥本画心钤有元钱选“舜举”(朱文)印,伪。清内府“康熙御览之宝”(朱文)、“内府图书”(朱文)、“石渠宝笈”(朱文)、“懋勤殿鉴定章”(白文)、“宜子孙”(白文)、“长春书屋御制”(白文)、“几暇鉴赏之玺”(朱文)等钤印既不合规矩,笔力亦偏软,皆伪。《洗象图》属于宗教题材,乾隆御府藏该题材绘画皆由《秘殿珠林》而不是《石渠宝笈》著录,此处钤“石渠宝笈”印系明显漏洞。画心另钤有“希世有”(朱文)、“云溪老人”(朱文)、“宝米斋珍藏书画金石印”(朱文)印。

芝加哥本引首清伊秉绶隶书“僧繇神迹”,前隔水有清罗聘题,尾纸有元明危素、妙声款跋,清张问安、伊秉绶、方濬颐跋及清黄以霖观款。曾经清方濬颐《梦园书画录》卷一、《二知轩诗续钞》卷六,端方《壬寅消夏

〔图十三〕(传)钱选《洗象图》卷

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 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提供



〔图十四〕(传)钱选《洗象图》卷画心

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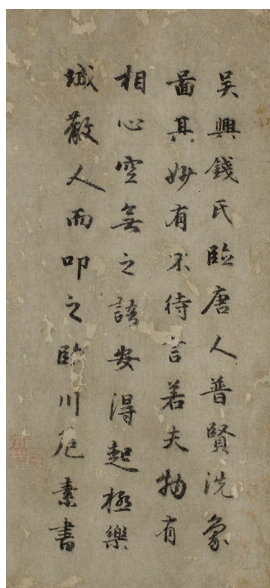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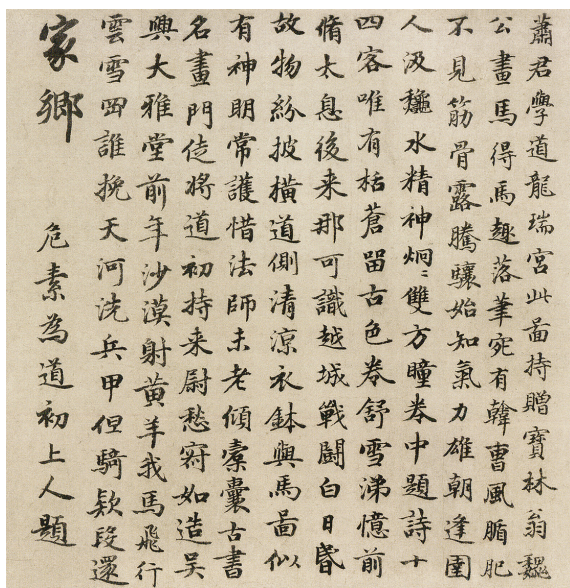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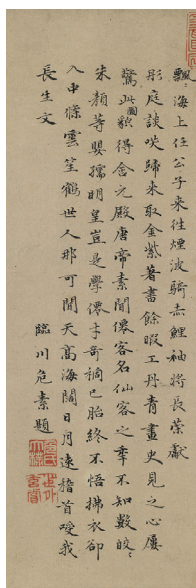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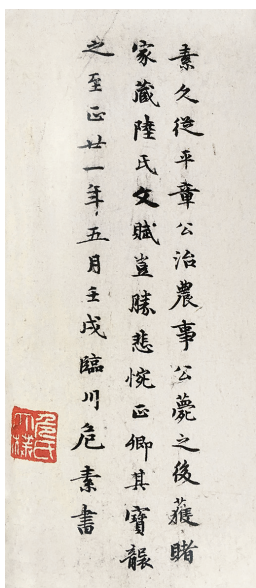


录》著录。其中活动于元明之际的危素、妙声款跋较为引人注意，危素款跋曰：“吴兴钱氏，临唐人《普贤洗象图》，其妙有不待言。若夫物有相、心空无之语，安得起极乐城散人而叩之？临川危素书。”其侧钤“危氏太朴”（白文）印。危素(1303—1372)，字太朴，号云林，抚州金溪(今江西金溪)人，曾参与编修宋、辽、金史，累官礼部尚书、参知政事、翰林学士承旨

等。明初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，后谪居和州(今安徽和县)。故宫博物院藏有危素小楷《方寸楼记》卷，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藏陆柬之《文赋》卷、故宫博物院藏任仁发《张果老见明皇图》卷、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韩幹《照夜白图》卷、辽宁省博物馆藏赵孟頫《饮马图》卷尾纸也均有危素题跋〔图十五:1—4〕。芝加哥本危素款跋为行楷书，虽然在结字、笔法上与陆柬之《文赋》尾纸危素跋有相似之处，但明显要草率很多，在整体水准上与危素真迹仍有较大差距，应为伪作。危素款跋称该图为《普贤洗象图》，但是图中只有番僧和番奴，并无菩萨，可以说是作伪的一个漏洞。另跋中称“若夫有相、心空无之语”，明显是参照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钱选伪题“物则有相，吾心则空(笔者注：“空”字侧有两点)无”而言的，危素款跋没有注意到“空”字侧有两点表示删除(或故意没有注意到)，故可以肯定芝加哥本应临自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。

妙声款跋曰：“吴兴钱选天机妙，临得唐人《洗象图》。承足尚存金菡萏，覆鞍初解锦模糊。毛深尽暎峨眉雪，齿洁光摇玉女壶。有客临观意闲暇，天风吹动白髭须。东皋退叟妙声。”下钤“九皋”(朱文)印。妙声，字九皋，吴县(今江苏苏州)人，元末明初僧人，洪武三年(1370)与僧人万金同被召，顾问称旨，赐金还山，与危素友善。故宫博物院藏宋佚名《番王礼佛图》卷尾纸有妙声行楷书题跋，结字方正，笔画横细竖粗，

〔图十五〕《文赋》《张果老见明皇图》《饮马图》《洗象图》(芝加哥本)尾纸危素(款)题跋对比



〔图十五:1〕陆柬之《文赋》尾纸危素题跋
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藏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:《中国法书全集》第3册,页180,2009年,文物出版社

〔图十五:2〕任仁发《张果老见明皇图》尾纸危素题跋
故宫博物院藏

〔图十五:3〕赵孟頫《饮马图》尾纸危素题跋
辽宁省博物馆藏

〔图十五:4〕《洗象图》(芝加哥本)尾纸危素(款)题跋

芝加哥本妙声跋虽然在字形上和《番王礼佛图》妙声跋相似,但是偏于圆滑,力度不足,应与危素款跋一样,系伪〔图十六:1-2〕。作伪者知道危素和妙声的关系,同时作两个人的伪跋,具有一定的欺骗性。此外,妙声款跋称“有客临观意闲暇”,将观洗象者称为“客”,表明作伪者不认为观洗象者为普贤,与危素款跋称画名为《普贤洗象图》明显矛盾,倘若二跋为真,应不至于出现如此大的抵触。

芝加哥本《洗象图》在清嘉庆元年(1796,丙辰)时归寿民所有,九月中旬,张问安、伊秉绶、罗聘为是卷题跋,伊秉绶还书写了“僧繇神迹”的引首及小段跋文,其中提到他是在九月十八日的一次雅集中乘兴挥毫的。尾纸张问安跋中,提到“希世有”为宋徽宗印,“云溪老人”为元处士吴云溪印,《云溪集》著录的《扫象图》正为此画。张氏并提到该画“且楮墨若近千载,古光盎然,运笔如空际游丝,缥缈若仙,而神致使人有不能学而至者,如此非僧繇奚能为”?认为该画为南朝梁张僧繇所绘,并批评危素、妙声没有细考画中的“希世有”、“云溪老人”印。伊秉绶、罗聘的题跋均附和张氏的“考证”。其后方濬颐同治七年(1868,戊辰)七月先后两次题跋,第一次题跋认为画右披发者为胡僧,第二次题跋称据危素跋改为普贤。方濬颐相信危素款跋而没有注意到妙声款跋的纠正,也说明了图中人物身份辨识的难度。

六 四本传钱选《洗象图》的先后顺序与年代

弗利尔、大都会、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及芝加哥本传钱选《洗象图》图像基本相同,只是细节上略有变化。那么,传钱选《洗象图》必然有一个祖本,其他或是祖本的临本,或是祖本临本的临本,在不断临摹的过程中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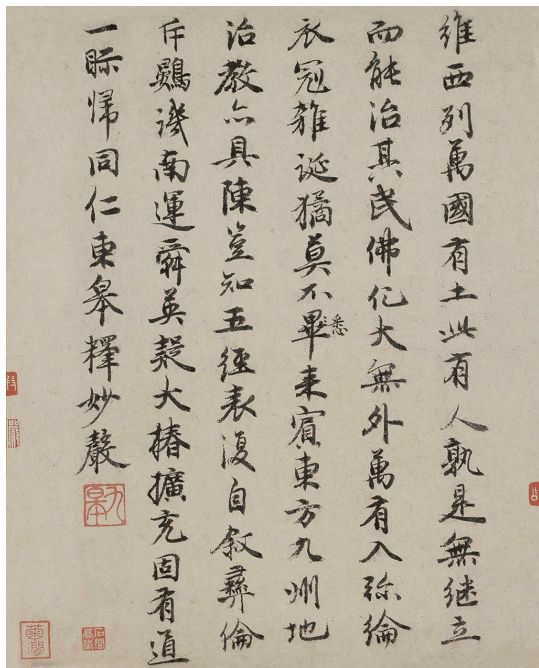
图像内容和笔力风格的细微差异，以及题跋中透露出来的信息，是判断诸本先后顺序及年代的依据。下面试从图像内容细节的变化来看诸本的先后顺序。

第一，白象的造型。四本传钱选《洗象图》围绕洗象的情节展开，体型硕大的白象位于画面中间，占据了核心位置。佛经中称普贤的坐骑为六牙白象，释迦降生前亦骑乘六牙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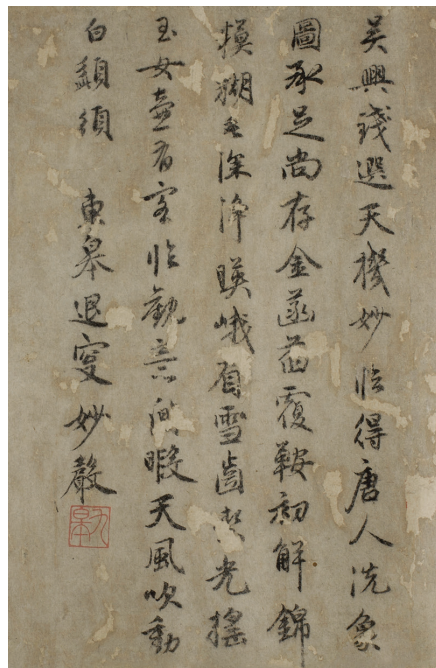
象入母胎，白象之六牙是有象征意义的，如《普贤观经》称“六牙表六度”^①，《摩诃止观》曰“言六牙白象者，是菩萨无漏六神通，牙有利用如通之捷疾，象有大力表法身负荷”^②。唐代以降敦煌以骑象普贤为主体的图像中，白象基本都是六牙，如盛唐莫高窟第172窟主室窟门南侧《普贤并侍从图》、第148窟（李大宾窟）主室北壁东侧《骑象普贤像》，吐蕃时期莫高窟第159窟主室西壁龕外南侧《普贤并侍从图》，西夏榆林窟第3窟主室西壁南侧《降灵普贤像》等。笔者注意到，四本《洗象图》中，只有弗利尔本中白象为六牙，与佛经的表述相符，大都会本、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、芝加哥本均为二牙。就白象的造型而言，也以弗利尔本最为生动，无论是轮廓线还是皱纹线均婉转流畅，象耳内侧纹路的线条亦繁而不乱，其他三本中的白象不仅轮廓线不及弗利尔本流畅，皱纹线及耳内纹路线也趋于简化。

第二，外侧扫象番奴的造型。中国古代，白象主要是南海诸国的贡品，唐代以来的敦煌壁画中，牵象者多为来自南海的昆仑奴。周密《云烟过眼录》记阎立本《扫象图》时说扫象者为胡人，大都会本晁贯之题诗中称洗象者为奚奴，奚奴即被奴役的人，未明言其地域特征，芝加哥本方濬颐跋称为番奴，既提及了象奴的身份，又突出了胡人的面貌特征，较为合适。从传钱选《洗象图》的图像来看，两位扫象和一位拭象的番奴均戴耳环，其中二番奴披发，胡人面貌特征明显，诸本中此二人造型基本雷同。而外侧扫象番奴的特征，诸本有细微的变化，弗利尔本此人头顶束髻，面貌相对清秀；大都会本、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在此人额前添了一撮头

〔图十六:1〕宋佚名《番王礼佛图》尾纸妙声题跋
故宫博物院藏



〔图十六:2〕《洗象图》(芝加哥本)尾纸妙声款题跋



① (隋)吉藏:《法华义疏》卷一二,《大正藏》第34册,页631上栏。六度,即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等六波罗蜜。

② (隋)智顓:《摩诃止观》卷二,《大正藏》第46册,页14上栏。六神通,即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身如意通、漏尽通。

发，略显怪异；芝加哥本发髻略显凌乱，除前额有小撮头发外，耳鬓又多出一撮毛发，胡人特征更为明显。

第三，画面右侧番僧的披发和杖的造型。弗利尔本、大都会本、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该番僧的披发都表现得比较自然，且手持杖为黑色，顶端包金；芝加哥本披发和头皮关系交代得不清楚，杖为红色，顶端无包金。

第四，水盆、水瓶的造型、纹饰。番奴洗象，必须要有水源。传钱选《洗象图》中，因不邻河，故需以盆盛水，以方便扫帚蘸水，其侧水瓶为储水之用，也可以直接从象背上淋下（见晚明丁云鹏《洗象图》）。诸本中水盆、水瓶的造型及纹饰，弗利尔本、大都会本接近，比较精致，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、芝加哥本比较粗糙，尤其是水盆外侧，前两者都有莲花纹，与佛教主题相符，而后两本无莲花纹，明显系临摹时简化省略所致。

从上述图像细节的变化来看，弗利尔本应最早，然后依次是大都会本、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、芝加哥本。另从诸本的线条和设色来看，弗利尔本最为精美，大都会本、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尚可，芝加哥本比较低劣，与上述根据内容细节变化判断的先后顺序大体一致。上文根据题跋论证了芝加哥本系直接临自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，可部分印证此顺序的可靠性。在此基础上，试依图像风格、题跋判断诸本的绘制年代。

先说祖本和弗利尔本。大都会本明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）弘道跋系从别处移来，并非原配，那么这就确定了祖本的下限，即不晚于洪武二十一年。上述四本中，以弗利尔本最为精美，人物衣纹主要是圆转流畅的长线条，细劲爽利，很少有短线条，无方折用笔，亦无钉头鼠尾的笔意，与元代后期任仁发《张果老见明皇图》卷（故宫博物院藏）的线条风格比较有相近之处。故该本应是诸本中最接近祖本的临本，据其风格和弘道跋的时间，笔者推测传钱选《洗象图》祖本应创作于元代。弗利尔本“吴兴钱选”署款处有涂改痕迹，原或有款。图中六牙白象颇引人注意，双眼为细长的弯月形，注重睫毛、鼻毛及耳朵的表现；白象整体线条略显粗松，有粗细变化，眼部、额部、颈部皱纹较多，很好地表现了大象皮肤的松弛感。类似特点亦见于明正统八年（1443）北京法海寺大雄宝殿北壁佛坛背屏北侧普贤身侧的六牙白象〔图十七〕。晚明丁云鹏、崔子忠等《洗象图》中，象耳纹路皆相对简略，白象造型亦不及弗利尔本复杂。由此判断，弗利尔本可能是明代早至中期的临本。

再看大都会本。与弗利尔本相比，大都会本红衣番僧的衣纹线被刻意淡化，隐于红色晕染中，该特点亦见于晚明丁云鹏《洗象图》轴（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藏）红衣番僧像中。前述弘道、晁铤及文徵明跋系从别处移来，是故大都会本可能是晚明临本。

从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伪钱选题来看，伪题者已经注意到文殊或普贤洗象的矛盾，提出“文殊普贤，法出一途”的解释。因明末文献方出现“文殊洗象”的说法，故笔者推测此本可能是明末临本。

四本中以芝加哥本最为离奇，不仅画面有宋元伪印，而且有危素、妙声的伪跋，其作者在清代甚至被追溯至张僧繇。该图既然临自台湾“故宫”本，那么最有可能是清代的临本了。

七 结语：晚明吴人作伪与晚明之前对《洗象图》的认识

《洗象图》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佛画题材之一，虽然不可能早至南朝梁张僧繇，或是初唐阎立本，但是至

少在北宋徽宗时期《宣和画谱》编纂之前已经初次流行。遗憾的是，元代周密撰写《云烟过眼录》时，已经无从知晓其故事内容。

现存传为元钱选的四本《洗象图》中，从图像细节的比较看，以弗利尔本最早，其次是大都会本、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，最后是芝加哥本，年代晚的本子在临摹过程中会简略或改动一些细节，芝加哥本甚至出现了不合适的改动。根据图像风格及题跋，笔者初步判断传钱选《洗象图》祖本可能创作于元代，弗利尔本是现存最接近祖本的临本，可能临于明代早至中期，大都会本可能是晚明时的临本，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可能晚至明末，芝加哥本可能是清代的临本。

上述四本《洗象图》十分复杂，既有假画假跋，也有假画真跋。笔者发现，其中多涉及到吴人，如真题跋的弘道、文徵明是吴人，被作伪的徐有贞、妙声亦为吴人。晚明苏州地区书画作伪盛行，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·玩具》中对此多有记载，如娄江曹孝廉家一范姓仆人购得阎立本《醉道士图》，“令吴人张元举临摹一本，形模仿佛”，然后将临本卖与王稚登¹⁾；又如冯开长兄得《江干雪意图》，其后有董其昌跋定为王维得意笔，冯开长兄觅得旧绢，“倩嘉禾朱生号肖海者临摹逼肖，又割董跋装裱于后以欺之”，将临本以八百金售与徽州富人吴心宇²⁾。沈德符在此文后说，“今之赏鉴与收藏两家，大抵如此”³⁾，指出假画配真跋在当时的苏州是普遍现象。联系到传钱选《洗象图》真伪题跋皆多涉及吴人，并且其中大都会本、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本系晚明及明末的临本，故推测此图伪作的出现应与吴人不无关系。

另外，大都会本卷后弘道、晁隰、文徵明的真题跋为研究晚明之前的《洗象图》提供了宝贵资料。结合图像、画史文献及真题跋，本文对晚明之前人对《洗象图》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四点结论：

〔图十七〕六牙白象
北京明代法海寺大雄宝殿北壁佛坛背屏北侧



1) (明)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下册“假古董”条，页655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。

2) 前揭《万历野获编》下册“旧画款识”条，页658—659。

3) 前揭《万历野获编》下册“旧画款识”条，页659。

第一，《扫象图》的称呼出现得较早，现存宋元文献中均称《扫象图》而不是《洗象图》，目前所见最早称《洗象图》的是明初弘道的题跋，故判断这一称呼的流行应与传钱选《洗象图》的流传有关；

第二，弘道、晁贯道主要围绕六牙白象、普贤及洗象的主题进行论述，文徵明跋主要围绕钱选、自己对该图的认识进行论述，表明他们并不知道，并且已经放弃考证《洗象图》原初的故事内容；

第三，传钱选《洗象图》中没有菩萨像，晚明之前人关于该图的叙述中虽然提到六牙白象是普贤的坐骑，但还没有出现“普贤洗象”的说法，更没有“文殊洗象”的提法；

第四，除弘道对“洗象”和“空”之间的联系有所暗示外，晚明之前还没有明确地将“扫象”和“扫相”联系起来。

附记：感谢美国弗利尔美术馆、芝加哥美术馆慷慨免费提供完整高清图片。

[作者单位：故宫博物院书画部]

(责任编辑：谭浩源)

更正

2017年第2期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中，詹镇鹏《樊圻、吴宏合作〈寇湄像〉讨论——以像主形象在清代之形塑为中心》一文，因排版失误，核校不周，致该文末段最后文字为图所掩，特此向作者及广大读者致歉。原句应为：“从小像之相对私密化之传阅，发展至《图咏》印刷出版的普及化传播，其人物形象早已不囿于图像的局限，更被赋予生动而丰富的传奇色彩。”

特此更正。再次感谢作者及广大读者的理解与支持。

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编辑部

2017年5月